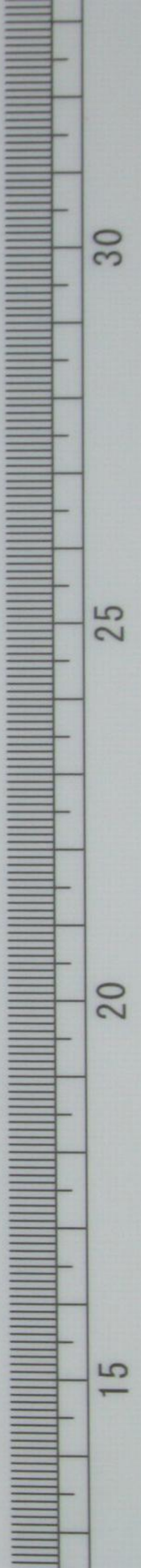


A 13  
1037  
8



紅樓夢卷三十一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文部氏寄贈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  
往日常聽人言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  
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  
灰了眼中不覺的滴下淚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  
起來因問道你心裡覺得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  
覺怎麼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  
嚼峒丸來襲人扯住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關不打緊鬧起



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得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你明日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寶玉聽了有理心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寶玉心內也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倚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寶玉顧不得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麼服怎麼敷寶玉記了回園來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

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已如何敢說笑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迎春姐妹見衆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得也有一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

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感傷所以不加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歡喜時他反以為悲那寶玉的情性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那花只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歎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骨子跌折寶玉因嘆道蠢才蠢才將我怎麼樣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

狠行動就給臉子瞧前日連襲人都打了今日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凭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一把扇子就這麼着急了何苦來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此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過來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

爲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腳我們不會伏侍的明日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是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睛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們的不是睛雯聽了他說我們二字自然是他和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也瞞不過我去那裡就稱起我們來了那明公正道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裡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漲起來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道

你們氣不忿我明日偏抬舉他襲人忙拉了寶玉的干道他是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麼況且你素日又是有所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日是怎麼了睛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裡配和我說話我不過奴才罷咧襲人聽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裡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麼吵的萬人知道我纔也不過爲了事進來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到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鎗帶棒終久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說讓你說去說着便往外走寶玉向睛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

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  
可好不好晴雯聽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淚說道我  
爲什麼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說的寶  
玉道我何曾經這樣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  
太太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  
道往那裡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  
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  
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  
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  
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

鬧着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  
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丟你又  
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不如丟了倒干淨說着一定要  
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  
鬟見吵鬧得利害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  
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  
人拉起來嘆了一聲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  
叫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  
滴下淚來襲人見寶玉流下淚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  
傍哭着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笑

紅樓夢  
道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爲爭粽子爭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林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訴我我不問你也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咩了嘴告訴妹妹替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鬧什麼我們一個丫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丫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麼着還有人說閒話還攔得住你來說這話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林黛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樣兒我就先哭死了寶玉笑

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嘴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已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日的話自己一笑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了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面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着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卻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拉在

身傍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來勸你又括拉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拉扯扯做什麼叫人來看見像什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裡寶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爲什麼睡着呢晴雯沒的說噙的又笑了說道你不來使得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們來寶玉笑道我纔又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了水來偕們兩個洗晴雯搖丟天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

知道做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連蓆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麼洗的笑了幾天我也沒工夫收拾水也不用同我洗去今日也涼快那會子洗了這會子可以不用我到盥一盆水來你洗洗臉通通頭纔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都湃在那水晶缸裡呢叫他們打發你吃去寶玉笑道既這麼你也不許洗去只洗洗手拿菓子來吃罷晴雯笑道我慌張的狠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裡還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破盤子還更了不得寶玉便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供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



比如那扇子原是搨的你要搨着頑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盃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那一聲响就故意砸了也可以使得只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寶玉聽了便笑着遞與他晴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着又聽嗤嗤幾聲寶玉在傍笑着說响的好再撕响些正說着只見麝月走過來笑道少作些孽罷寶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裡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就撕作兩半了二人都大笑麝月道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道打開

扇子匣子你揀了去是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把扇子搨出來讓他儘力撕豈不好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樣孽他沒撕折了手叫他自已搬去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日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着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進來小了頭佳蕙過來拾了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寶釵林黛玉眾姐妹正在賈母房內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眾多了鬢媳婦走進院來寶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

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脫罷史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而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做什麼史湘雲說道都是二孀娘叫穿的誰愿意穿這些寶釵在傍笑道姨媽不知道他穿衣裳還更愛穿那別人的衣裳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裡住着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耳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你過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忍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笑了說扮

作男人好看了林黛玉道這算什麼惟有前年正月裡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雪來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來老太太的一個新新的大紅猩猩毡斗篷放在那裡誰知耶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兩個汗巾子攔腰繫着和丫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一跤栽倒溝跟前弄了一身泥說着大家都想着前情笑了一場寶釵笑問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媽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裡還是咕咕呱呱的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

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麼着賈母因問今日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了可不住兩天湘雲問道寶玉哥哥不在家麼寶釵笑道他再不想着別人只想寶兄弟兩個人好頑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說着只見寶玉來了笑道雲妹妹來了怎麼前日打發人接你去不來王夫人道這裡老太太纔說這一個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哥有好東西等着你呢湘雲道什麼好東西寶玉笑道你信他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道襲人姐姐好麼寶玉道好

多謝你想着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着拿出手帕子來挽着一個挖塔寶玉道什麼好的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麼說着便打開眾人看時果然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一包四個林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個人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豈不省事今日巴巴的自已帶了來我當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原來還是他真真你是個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纔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大家評一評看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

是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這東西須得我告訴來人  
這是那一個丫頭的那是那一個丫頭的那使來的人明  
白還好再糊塗些丫頭的名字他也記不得混鬧胡說的  
坂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個女人來還罷  
了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了頭們的名字呢還  
是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白說着把四個戒指放下說  
道襲人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個金釧兒姐姐一個平兒  
姐姐一個這倒是四個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  
白眾人聽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是這麼會說  
話不讓人林黛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就配帶金釧

麟了一面說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會聽見只有  
薛寶釵抿嘴一笑寶玉聽見了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  
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一笑寶釵見寶玉笑了忙起身  
走開找了黛玉說笑去了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  
歇瞧瞧你嫂子們去園裡也涼快同你姐姐們去逛逛湘  
雲答應了因將三個戒指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瞧鳳  
姐等去眾奶娘丫頭跟着到了鳳姐那裡說笑了一回出  
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  
來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瞧瞧你們的朋  
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眾人聽了自去尋姑覓

系樓夢  
嫂單剩下湘雲翠縷兩個翠縷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史  
湘雲道時候還沒到呢翠縷道這也和偕們家池子裡的  
一樣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如偕們的翠縷道  
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  
也難爲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脈充足長  
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  
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聽了由不  
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  
答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  
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就是一生出來人人罕見的究竟

道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麼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  
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  
是些陰陽況且陰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成  
陰陰盡了就成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陽盡  
了又有個陰生出來翠縷道這就糊塗死了我什麼是個  
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湘  
雲道這陰陽不過是個氣罷了器物賦了纔成形質譬如  
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  
縷聽了笑道是了是我今日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  
日頭叫太陽呢弄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

個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剛明白了翠縷道這些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虻蠅虫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麼沒有呢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借們這手裡的扇子怎麼是陽怎麼是陰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是陽那邊反面就為陰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拿幾件東西要問因想不起什麼來猛低頭看見湘雲身上佩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這個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為陽雌為陰牝為陰牡

為陽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還是母的呢湘雲問道什麼公的母的又胡說了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麼東西都有陰陽借們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沉了臉說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翠縷道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撲啞的笑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湘雲拿手帕子掩着嘴笑起來翠縷道說的是了就笑的這麼樣兒湘雲道很是很是翠縷道人家說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笑道很懂得正說着只見薔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東西湘雲指着問道你看那是什麼

翠縷聽了忙趕去拾起來看着笑道可分出陰陽來了說着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不放手笑道是件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裡來的好奇怪我從來在這裡沒見人有這個湘雲道拿來我瞧瞧翠縷將手一撒笑道姑娘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卻是文彩輝煌的一個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語正自出神忽見寶玉從那邊來了笑道你們兩個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麼呢怎麼不找襲人去呢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來道正要去呢偕們一處走罷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在階下倚

檻迎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携手笑說一回別情一面進來歸坐寶玉因問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噯呀了一聲便問襲人那個東西你收進來了麼襲人道什麼東西寶玉道前日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裡我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史湘雲聽了方知是他遺落的便笑問道你幾時又有個麒麟了寶玉道前日好不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恠張說着將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個不是寶

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要知歡喜的事如何且看下回  
分解

評曰

晴雯笑落襲人反襯後來晴雯被攆襲人送衣錢等  
事

寶玉要打發晴雯出去亦是反跌後文

寶玉襲人哭黛玉走來冲散黛玉去後薛蟠請酒醉  
歸隨起隨落緊湊超脫

寶玉又說做和尚回顧前文黛玉笑記遭數哭化爲  
笑靈活非常

借晴雯口中補寫寶玉與碧痕洗澡借寶玉黛玉口  
中補寫湘雲假扮寶玉及撲雪人兒情事覺有善戲  
美女跳躍紙上

寫湘雲分送襲人等戒指必須親自帶來甚有情理  
但金釧此時應已逐出不知此戒指着落于何處

黛玉說湘雲配帶金麒麟引起後文湘雲拾得金麒  
麟

相雲說陰陽二字頗有意味且暗藏消長之理未後  
以翠縷主僕分陰陽截住上文不致說破男女尤爲  
得體



薔薇架下金麒麟必是寶玉遇雨時道失可想見昨日淋雨倉皇走來悞踢襲人一夜心慌意亂不暇檢尋光景是暗暗補寫法

翠縷拾得麒麟笑說分出陰陽來了先拏湘雲的麒麟瞧不說明誰陰誰陽含蓄得妙

湘雲說無數人物陰陽俱是賓只有翠縷拾起金麒麟笑說分出陰陽句是主

紅樓夢卷三十一回終

紅樓夢卷三十一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寶玉見了麒麟心中甚是歡喜便伸手來拿笑道虧你揀着了你是何時拾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這個明日倘或把印也丟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個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與史湘雲吃一面笑道大姑娘我聽前日你大喜呀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一聲也不答應襲人笑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可記得十年前借們在西邊暖閣上住着晚上你同我說

的話兒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麼又臊了史湘雲笑道的話兒那會子偕們那麼好後來我們太太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家了你就

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你還說呢先姐姐長姐姐短哄着我替你梳頭洗臉做這個弄那個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兒來你既拿小姐的款我怎麼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彌陀佛冤枉冤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麼大熱天我來了必定趕來先瞧瞧你不信你問縷兒我在家時時刻刻那一回不念你幾聲話猶未了襲人和寶玉都勸道說頑話兒你又認真了還是這麼性急史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嗚人倒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日送你姐姐們的我已得了今日你親自又送了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湘雲嘆道我只當林姐姐送你的原來是寶姐姐給了你我丈夫在家裡想着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沒妨礙的說着眼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罷罷不用提起這話了史湘雲道提這話便怎麼我知

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又嗔我讚了寶姐姐了可是爲這個不是襲人在傍嗤的一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口快了寶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個入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笑道好哥哥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麼好了襲人道且別說頑話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史湘雲便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櫃了墊心了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的巧人不算還有什麼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麼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人做誰好意思不做

呢襲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裡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入做的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寶玉的鞋因笑道既這麼說我就替你做做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又來了我是個什麼兒就敢煩你做佳子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到也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日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兒拿着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到成了你們奴才了寶玉

忙笑道前日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札的絕出奇的花兒我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兒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個瞧那個看的不知怎麼又惹惱了那一位較了兩段回來他還叫趕着做去我纔說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麼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麼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還肯煩他做呢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半年來還沒見拿針線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裡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警動他的好處他纔要會你寶玉道我也不稱雅我乃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來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爲官作宰的談談講講那些仕

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庶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裡攪些什麼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姐妹屋裡坐坐我這裡仔細腌臢了你知經濟學問的人襲人道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得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腳來走了這裡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得滿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得怎麼樣哭得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來寶姑娘叫人敬重自己過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是有

涵養心地寬大的誰知這一個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他賭氣不理他後來不知賠多少不是呢寶王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帳話不會若他也說過這些混帳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帳話原來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理寶玉一定又趕來說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度着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佩或鮫帕鸞絲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今忽見寶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因而悄悄走來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

意不想剛走來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一事實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樣混帳話若說這話我也同他生分了林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又驚又喜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干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爲我知己自然我亦可爲你知己既你我是爲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既有金玉之論也該你我有之而又何必來一寶釵呢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爲我主張况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我雖爲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縱爲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滾下淚來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泪一面抽身回去了這裡寶玉怏怏的穿了衣裳出來忽見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若似有拭泪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妹往那裡去怎麼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會哭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泪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拾起手來替他拭泪林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做什麼這般動手動腳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就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林黛玉道死了到不值什

麼只是丟下了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可怎麼好呢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了趕上來問道你還說這話倒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筋都疊暴起來急得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寶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林黛玉聽了怔了半天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我不明白這話你道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寶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然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都體貼不着就難怪你天天爲我生氣了林

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嘆道好妹妹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多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的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何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卻怔怔的望着他此時寶玉心中有萬何言詞不知一時從那一句說起卻也怔怔的望着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二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妹

且畧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將手  
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都知道了一口裡說著  
卻頭也不回竟去了寶玉望着只管發起歎來原來方纔  
出來慌忙不會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趕來  
送與他忽抬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着一時黛玉走了他  
還站着不動因而趕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  
看見了趕着送來寶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  
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來  
也不敢說今日我大胆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爲你也弄了  
一身的病在這裡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捱着等你的病好  
了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襲人聽  
了嚇得驚疑不止只叫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  
是那裡的話敢是中邪還不快去寶玉一時醒過來方  
知是襲人送扇寶玉羞得滿臉紫漲奪了扇子便抽身的  
跑了這裡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纔之言一定是因林黛  
玉而起如此看來將來難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  
到此間不覺的怔怔的滴下淚來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  
免此醜禍正裁疑間忽有寶釵從那裡走來笑道大毒日  
頭地下出什麼神呢襲人見問忙笑道那兩個雀兒打架  
倒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寶釵道寶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



忙忙的那去了我纔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經緯我故此沒叫他由他過去罷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寶釵聽了忙說道噯啣這麼黃天暑熱的叫他做什麼別是想起什麼來生了氣叫他出來教訓一場罷襲人笑道不是這個想是有客要會寶釵笑道這一個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裡涼快還跑些什麼襲人笑道你可說麼寶釵因而問道雲了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纔說了一會子閒話你瞧我前日粘的那雙鞋子明日求他做去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往笑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

體諒人情近來我看看着雲姑娘的神情風裡言風裡語的碰起來在家裡一點點做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入差不多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爲什麼這幾次他來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眼前他就說家裡累得狠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圈兒都紅了口裡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自然從小沒了爹娘的苦我看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道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求他打十根蝴蝶兒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將就使罷要勻淨的等明日來住

着再好生打罷如今聽姑娘這話想來我們求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裡怎麼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道是這樣我也不該求他的寶釵道上次他告訴我說在家裡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家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計一概不要家裡這些活計上的人做我翻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襲人道那裡哄得過他他纔是認得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如何襲人笑道當真的這

樣就是我的造化了晚上我親自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走來說道這是那裡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投井死了襲人聽得唬了一跳忙問那個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還有兩個金釧兒呢就是太太屋裡的前日不知爲什麼攆他出去在家裡哭天抹泪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我不着他纔有打水的人說那東南角上井裡打水見一個屍首趕着叫人打撈起來誰知是他們還只管亂着要救活那裡中用了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寶釵聽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安慰這裡襲人回去不提卻說寶

釵來至王夫人房裡只見鴉雀無聞獨有王夫人在裡間房內坐着垂泪寶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裡來寶釵道從園裡來王夫人道你從園裡來可會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纔纔倒看見了他穿着衣服出去了不知那裡去王夫人點頭嘆道你可知道一庄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道怎麼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一下攆了他下去我只說氣他幾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笑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這樣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是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頑失了腳掉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性呢總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爲可惜王夫人點頭歎道這話雖然如此倒底我心不安寶釵笑道姨娘也不勞關心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之情了王夫人道剛纔我賞了五十兩銀子與他原要還把你姊妹們新衣服給他粧裏誰知各了頭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個孩子素日是個有心的況且他原也三灾八難的

行樓夢  
既說了給他做生日這會子又給人丟糞裏豈不忌諱因  
爲這模樣我纔現叫裁縫趕着做一套給他要是別的了  
頭賞他幾兩銀子也就完了金釧兒雖然是個了頭素日  
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裡說着不覺流下泪  
來寶釵忙道姨娘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日倒  
做了兩套拿來給他豈不省事況且他活的時候也穿過  
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道你不  
忌諱寶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  
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跟寶釵去一時寶  
釵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着垂泪王  
夫人正纔說他因見寶釵來了就掩住口不說了寶釵見  
此景况察言觀色早已知覺了七八分于是將衣服交明  
王夫人將金釧母親叫來拿了去再看下回分解

評曰

借襲人向湘雲道喜補敘十年前情事想見小女孩  
在一處無話不說靈活可愛

借襲人央湘雲做鞋補寫黛玉剪扇袋不露痕迹一  
些

史湘雲勸寶玉留心經濟學問卽順手借襲人口中  
說寶釵亦曾勸過又贊寶釵有涵養既補前事又遠

伏後來寶釵勸諫一節

黛玉竊聽湘雲等說話若竟進門相見便費唇舌即  
暗自驚喜悲歡拙身走回既省煩筆又引出彼此訴  
說一層

寶玉因黛玉竟去出神呆想引起下回感歎金釧撞  
見賈政

湘雲搖扇襲人送扇是撕扇餘波

湘雲心事委曲借寶釵口中敘出即將做鞋一層脫  
卸簡淨靈動

黛玉不要寶玉拭淚却自己與寶玉拭汗先是假撇

清後是真癡情

寶玉發歎悞認襲人爲黛玉襲人恐難免不才之事  
暗想如何處治伏三十四回向王夫人一番說話  
寶釵將自己衣服給金釧裝裹深得王夫人之心已  
隱然是賢德媳婦

寶釵見寶玉垂淚王夫人欲說不說便知覺七八分  
人固聰慧文亦靈活

寫黛玉菱菱小器必帶釵寶釵落落大方寫寶釵事  
事寬厚必帶釵黛玉處處猜忌兩相形容賈母與王  
夫人等俱屬意寶釵不言自顯

第二十五回至三十二回一大段中應分三小段二十五回爲一段叙趙姨兒魘通靈蒙蔽爲寶玉第一次災難二十六七八回爲一段叙黛玉寶釵性情舉動迥然各別是主中間帶叙小紅私情蔣伶夙緣是賓二十九回三十二回爲一段借元妃醮事描寫黛玉妬忌寶玉歇迷中間夾叙晴雯金釧作陪

紅樓夢卷三十二回終

紅樓夢卷三十三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受箴撻

卻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拿幾件簪環當面賞與又吩咐請幾衆僧人念經超度他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來寶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了金釧兒含羞自盡心中早已五內摧腸進來又被王夫人數說教訓了一番也無可回說看見寶釵進來方得便走出恍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着头頭一面感嘆一面慢慢的信步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裡走可巧撞了一個滿懷只聽

那人喝一聲站住寶玉唬了一跳抬頭看時不是別人卻是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旁站住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噙些什麼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灑的談吐仍是葳葳蕤蕤的我看你臉上一團私慾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嚙聲嘆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卻是爲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總爲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會聽見只是怔怔的站着賈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見只樣倒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回事人來回忠順親王府裡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爲什麼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快請廳上坐急忙進內更衣出來接見時卻是忠順府長府官一面彼此見了禮歸坐獻茶未及叙談那長府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先生做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我不着頭腦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旣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命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老

先生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裏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我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啟明王爺王爺亦說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心境斷斷少不得此人求老先生轉達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之意二則下官輩可免搽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了一恭賀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即命喚寶玉出來寶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趕來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于我寶玉聽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琪官兩個字不知為何物况更加以引逗二字說着便哭賈政未及開口只見那長府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隱飾或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有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官冷笑兩聲道現有証據必定當着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說不知此人那紅



紅樓夢  
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裏寶玉聽了這話不覺轟了魂  
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機  
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  
得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底細如何連他置  
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  
城二十里有個什麼紫檀堡他在那裏置了幾畝田地幾  
間房舍想是在那裡也未可知那長癩官聽了笑道這樣  
說一定是在那裡我目去我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  
要來請教說着便怏怏的告辭起了賈政此時氣得目瞪  
口呆一面送那官員一面回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

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纔回身忽見賈環帶着幾個小  
廝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廝給我快打賈環見了他父親  
嚇得骨軟筋酥怏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跑什麼帶着  
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裡去由你野馬一般喝叫  
跟上學的人呢賈環見他父親甚怒便乘機說道方纔原  
不曾跑只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裡淹死了一個丫頭我  
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得實在可怕所以纔趕着  
跑了過來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的誰去跳井我家  
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待下大約我近年  
于家務疎懶自然執事人恣肆奪之權致使弄出這暴殞

輕生的禍患若是外人知道祖宗的顏面何在喝令叫賈  
璉賴大來小廝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賈環慚上前拉  
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  
裡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說到這句  
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其意將眼色一丟小廝們明白  
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  
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房裡拉着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  
好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  
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大喝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  
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來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  
就交與他與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  
惱鬢毛剃去尋個干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  
逆子之罪衆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爲寶  
玉了一個個咬指吐舌連忙退出賈政喘吁吁直挺挺的  
坐在椅子上滿面泪痕一疊連聲拿寶玉拿大棍拿繩細  
上把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到裡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廝們  
只得齊聲答應着有幾個來我寶玉那寶玉聽見賈政吩  
咐他不許動早知冤多吉少那裡知道賈環又添了許多  
的話正在廳上旋轉怎得個人來往裡頭捎信偏生沒個  
人來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裡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媽媽

出來寶玉如得了珍寶便趕上來拉住他說道快進去告  
訴老爺要打死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  
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是耳聾不會聽見是什  
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做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  
去二爺怕什麼寶玉見是個聾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  
的小廝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麼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又  
賞了銀子怎麼不了事呢寶玉急得手腳正沒抓尋處只  
見賈政的小廝走來逼着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了  
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疎學業淫  
逼母婢只喝令堵起嘴來着實打死小廝們不敢違只得

將寶玉按在櫬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寶玉自知不能  
討饒只是嗚嗚的哭賈政還嫌打的輕一脚踢開掌板的  
自己奪過板子來狠命的又打了十幾下寶玉生來未經  
過這棕苦楚起先覺得打的疼不過還亂嚷亂哭後來漸  
漸氣弱聲嘶哽咽不出衆門客見打的不祥了趕着上來  
懇求奪勸賈政那裡肯聽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  
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  
地還來勸解明日釀到他弑父弑君你們纔不勸不成衆  
人聽這話不好聽知道氣急了忙亂着覓人進去給信王  
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没人

忙忙扶了一個丫頭趕往書房中來慌得眾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賈政方要再打一見王夫人進來更加火上澆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了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保重且炎暑天氣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休題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昔教訓一番又有眾人護持他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昔教訓一番又有眾人護持他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絕將來之患說着便要繩

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爲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他死了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裡也得個倚靠說畢抱住寶玉放聲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向椅子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寶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着一條綠紗小衣一片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去由腿看至臀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苦命的兒來因哭出苦命的

兒來又想起賈珠來便即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此時裡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官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着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李官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賈政聽了那淚更似走珠一般滾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聽了鬟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聽窗外顛巍巍的聲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淨了賈政聽見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着了頭搖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自己走來有話只叫兒子進去吩咐賈母聽了

便止步喘息一面厲聲道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卻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了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泪說道爲兒的教訓兒子也爲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當得起賈母聽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日你父親是怎麼教訓你來說着也不覺滾下淚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做兒子的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幾聲說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自然你要打就打想來你也

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子淨說着便命人去看轎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答應着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爲官作宦的也未必想着你可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說道母親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地了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裡干淨看有誰來不許你你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輛轎馬回去賈政直挺挺跪着叩頭認罪賈母一面說一面來看寶玉只見今日這

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個不了王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了鬢媳婦等上來要攙寶玉鳳姐便罵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這個樣兒如何攙着走得還不快進去把那簾子春凳抬出來呢衆人聽了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凳來將寶玉抬放凳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怒氣未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來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一聲肉一聲兒的哭道你替珠兒早死了留着珠兒也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歹丟下我叫我靠

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己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你不去還在這裡做什麼難道于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纔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此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這裡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衆人圍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去即便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我了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爲什麼事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中間我纔聽見了

忙打聽原故卻是爲琪官同金釧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怎麼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昔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大約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說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七八分然後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生抬到他房內去衆人一聲答應七手八腳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卧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來經心服侍要問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寶玉情迷出神無心接待兩村干賈政口中補出妙  
妙

蔣琪置買庄房已伏後來娶襲人事

蔣琪在東郊二十里紫檀堡地方置買田房王府中  
尙且不知寶玉何以獨知其細暗寫寶玉與琪官情  
好甚密不時往來甚至紫檀堡庄上寶玉亦會到過  
亦未可知

賈政大怒是聽賈環之言金釧之死是主蔣琪之事  
是實

夾叙襲姬一段文情曲折可愛

馬婆魔魔衅起生彩霞寶玉幾死于鬼賈環搬舌禍  
由死金釧寶玉幾死于打其實皆趙姨所致是後來

結果案據

寶玉拾回賈母房中人人俱到獨黛玉不來是在瀟  
湘館中痛心暗哭不好意思走來所以下回說眼睛  
腫得桃兒一搬其痛更甚于別人是暗描不是漏筆  
焙茗向襲人所說賈環是實薛蟠是虛故用猜擬之  
筆爲下回薛蟠剖辯地步



紅樓夢卷二十四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  
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嘆氣說道不過爲  
那些事情問他做什麼只是下半截疼得狠你瞧瞧打壞  
了那裡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脫下略動  
一動寶玉便啖着牙叫啞襲人連忙住手如此三四次  
纔褪下來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濶  
的傷痕高了起來襲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這般

的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到得這步地位幸而沒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正說着只見丫嬛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裡托着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執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些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好些便點頭嘆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裏也剛說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說的話太急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咽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姣羞怯怯竟難以言語形容越覺心中感動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去了想道我不過挨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之態令人可親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橫死他們還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總然盡付東流亦無足歎惜矣正想著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麼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出來了寶玉原來還不知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

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沉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  
哥從來不這樣的你們別混猜度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  
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得這個形像  
疼還顧不過來還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你既這樣用心  
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能吃這  
樣虧你雖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  
我哥哥素日恣心縱欲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當日爲一  
個秦鍾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加利害了想  
畢因說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寶兄  
弟素日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  
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則也是  
木來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  
小兒只見過寶兄弟這樣細心人你何嘗見過我哥哥那  
天不怕地不怕心裡有什麼口裡說什麼的人呢襲人因  
說出薛蟠來見寶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  
恐寶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  
寶釵這番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已的疑心更覺比  
先心動神移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日再來  
看你好生養著罷方纔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晚上敷上  
管就好了說著便走出門去襲人趕著送出院外說姑娘

倒費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什麼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要想什麼吃的頑的悄悄的往我那裡去取了不必驚動老太太太太衆人倘或吹到老爺耳躲裡雖然彼時不怎麼樣將來對景終是要吃虧的說著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著實感激寶釵進來見寶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櫛沐寶玉默默的躺在床上無奈臀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熱如火炙畧展轉時禁不住嚶啣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卻有兩三個丫頭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時

再來衆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裡寶玉昏昏默默只見蔣玉函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時又是金釧兒進來哭說爲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切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卻是林黛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卻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嚶啣一聲仍舊倒了嘆了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來雖然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熱未散走來倘又受了暑呢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

我這個樣兒是粧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  
其實是假的你不可真信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陶大哭  
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聽了寶玉這  
番話心中雖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  
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嘆一聲  
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爲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  
一句話未了只見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  
鳳姐來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我從後院子裡去罷回來  
再來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他來  
林黛玉急得跺腳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

們取笑開心了寶玉聽說趕忙的放了手黛玉三步兩步  
轉過床後剛出了後院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  
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裡取去接着薛姨媽又來  
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喝了兩  
口湯便昏昏沉沉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新登媳婦鄭  
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長往來的聽見寶玉捱了打也  
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笑道嬌娘們略來遲了一  
步二爺睡著了說著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裡坐了倒茶  
與他們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  
等二爺醒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

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便告訴晴雯麝月秋紋人等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裡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逕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坐在涼榻上搖著芭蕉扇子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個誰來也罷了又丟下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忙陪笑說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了頭如今也好了會伏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吩咐打發他們來一時聽不明白到就誤了事王夫人道也沒甚話白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來的藥我給

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穩這會子都睡沈了可見好些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讓乾渴要吃酸梅湯我想酸梅是個收斂東西剛纔捱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熱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裡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裡再弄出大病來可怎麼樣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滷子和了吃了小半碗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喲你何不早來和我說前日有人送了几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一點子的我怕胡糟踢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玫瑰膏子絮煩把這個拿兩瓶子去一碗水裡只用挑得

茶匙就香的了不得呢說着卽忙就喚彩雲來把前日的  
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也白糟蹋  
等不穀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了去了半日果然拿了  
兩瓶來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卻有三  
寸大小上面螺絲銀蓋鵝黃箋上寫著木樨清露那一個  
寫著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尊貴東西這麼個小瓶兒能  
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箋子你好  
生替他收著別糟蹋了襲人答應著方要走時王夫人又  
叫站住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  
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日捱打是環兒在

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有聽見這個話沒有你要聽  
見告訴我我也不吵出來叫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  
到沒聽見這話爲二爺霸占著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爲  
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爲這個還有別的原故襲  
人道別的緣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日大胆在太太跟前  
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嚥住王夫人道  
你只管說襲人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  
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得老  
爺教訓教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什麼事來呢  
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趕着襲

入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會不知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麼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緣故如今我想我已經五十歲的人了通其剩了他一個他又長得單弱況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好歹或是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倒壞了所以就縱壞了他我常常辨著口兒說一陣勸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過後來還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設若打壞了將來我靠誰呢說著由不得滾下泪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著落泪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

太太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個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倒不好了今日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望著一件事每要來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內中有因忙問道我的兒你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面後都誇你我只說你不過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



的心事你有什麼只管說什麼只別叫別人知道就是了  
襲人道我也沒甚麼別的說我只想著討太太一個示下  
怎麼變個法兒已後竟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  
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  
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  
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  
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  
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  
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著也不像大家子的體統俗語說  
的好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沒頭腦的事多半因為無  
心中人做出有心人看見當做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  
先不防著斷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  
偏好在我們隊裡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  
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  
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編的連畜生不如二爺將來倘或  
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若叫人哼出一聲不是來我  
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  
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  
語又說君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的爲是太太事情  
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

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爲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燈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下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得這樣週全我何會又不想到這裡只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日這一番話提醒了我難爲你成全我娘兒兩個聲名體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罷了你且去罷我自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自然不辜負你襲人連連答應著去了回來正直寶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實寶玉

喜不自禁卽令調來吃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記著襲人玉滿心裡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裡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令晴雯來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裡看看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兒的做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寶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樣搭趣呢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撩與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帕子他又耍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

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拿了帕子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搖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漆黑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床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送帕子來給姑娘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手帕子來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好的叫他留着送別人去罷我這會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黛玉聽了越發悶住細心搜求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只得放了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

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苦意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私相傳遞我又可懼我自己每每好哭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由不得餘意纏綿便命掌燈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

暗酒閒拋卻爲誰

尺幅鮫綃勞惠贈

叫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第二十四回

十一

拋珠滾玉只偷潛

鎮日無心鎮日閒

枕上袖邊難拂拭

任他點點與斑斑

其三

衫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舊跡已模糊

窗前亦有干竿竹

不識香痕清也無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真合壓倒桃花卻不知病由此深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著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卻說襲人來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裡去了襲人不便空手回來

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挑唆了人來告寶玉的誰知又聽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並未據實大家都是一半裁度一半據實竟認準是他說的那薛蟠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次卻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寶釵在這裡說了幾句閒話因問聽見寶兄弟吃了虧是爲什麼薛姨媽正爲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見說便怔了忙問道我何常鬧什麼薛姨媽道你還粧腔呢

人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還賴呢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媽和哥哥且別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較正倒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耽你是個不妨頭的人過後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惑說是你幹的不用別人我先就疑惑你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是寶釵勸他不要耽去他母親又說

他犯舌寶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亂跳暗神發誓的分辯又罵衆人誰這樣編派我我把那囚攘的牙敲了分明是爲打了寶玉沒的獻勤兒拿我做幌子難道寶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了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爲他不好姨父打了他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日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進去把寶玉打死了我替他償命大家干淨一面嚷一面找起一根門門來就跑慌得薛姨媽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的眼急得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

好好的賴我將來寶王活一日我就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淨寶釵也上前勸道你忍奈些兒罷媽媽急的這個樣兒你不說來勸你倒反鬧得這樣別說是媽媽便是旁人來勸你也爲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勸土來薛蟠道你這會子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那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這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麼不怨寶玉在外頭招風惹草的呢別說別的只拿前日琪官兒的事比給你們聽那琪官兒我們見了十來次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日見了他連姓各還不知就把汗巾子給與他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是爲這一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死人了賴我說的我不惱我只爲一個寶玉就鬧得這樣天翻地覆的寶釵道誰鬧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倒說是別人鬧薛蟠見寶釵說的話句句有理難以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前媽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纔可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撈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著他話未說了把個寶釵氣怔了拉

着薛姨媽哭道媽媽你聽哥哥說的是什麼話薛蟠見妹  
妹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便賭氣走到自己房裡安歇不提  
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  
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到房裡整哭了一夜次日一早  
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黛  
玉獨立在花影之下問他那裡去薛寶釵因說家去口裡  
說著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好  
似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也月  
已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泪來也醫不好俸瘡不知薛  
寶釵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寶釵說得半句便咽住不說寶玉已心感神移痛亦  
不覺此雙真之所以說塵緣未斷無可奈何通靈之  
玉不蔽于鬼仍蔽于情矣

寶釵已認定蔣琪一節是薛蟠播揚引秦鍾舊事爲  
証既勸寶玉改過又爲乃兄排解真是光明正大  
寶釵探望送葯堂皇明正黛玉進房無人看見又從  
後院出去其鍾情固深于寶釵而行踪詭密殊有涇  
渭之分

寶釵勸寶玉說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又說

你這樣細心何不在大事上做工夫理正而言直黛  
玉勸寶玉只說你從此可都改了罷言婉而情深亦  
迥然各別

借王夫人問賈環話引出襲人一番說話襲人固善  
于乘機文筆亦不鶻突

賈環搬舌襲人諱而不言省却無數是非

襲人說黛玉寶釵在山色有無中妙極

黛玉與寶玉段段不避嫌疑密語私言寶釵與寶玉  
往往正言相勸毫無褻狎二人舉動不同鍾情無異  
襲人雖心欽寶釵而于防閑之處仍相提並及不分

輕重立言得體

紅樓夢

黛玉題詩惜泣寶釵勸兄氣哭一是情不自禁一是  
情由人激然總是因寶玉一人而起

黛玉笑寶釵之哭却忘了自己眼腫可謂怨已責人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尅薄他因記掛着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徑去了這裡林黛玉還是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卻向怡紅院內望着只見李官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裡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太太的好兒纔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

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着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著周姨娘並了頭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黛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去了忽見紫鵲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倒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吃與你什麼相干紫鵲笑道咳嗽的纔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雖是五月裡天氣熱到底也還該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點腿酸呆

了半日方慢慢的扶著紫鵲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冷二句來因暗暗的嘆道雙文雖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想到這裡又欲滴下淚來不防廊上的鸚哥見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嚇了一跳因說道你作死呢又搗了我一頭灰那鸚哥又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會那鸚哥便長嘆一聲竟大似黛玉素日吁嗟音韻接著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黛

玉紫鵑聽了都笑起來紫鵑笑道這都是姑娘素日念的  
難爲他怎麼記了黛玉便命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窗  
外的鈎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了吃畢藥只見  
窗外竹影映人紗窗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簾生涼黛玉無  
可釋悶便隔著紗窗調逗鸚哥做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  
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來至家中只  
見母親正是梳洗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  
來做什麼寶釵道我瞧瞧媽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  
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  
生了出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

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道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  
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歹我指望那一個來薛蟠在外聽  
見連忙跑了過來對著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  
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  
撞著客了來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  
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聽如此話由不得又  
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  
生兒我知道你的心裡多嫌我們娘兒兩個你是變著法  
兒叫我們離了你就心淨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這  
從那裡說起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

媽忙又接著道你只會聽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呵也不必生氣妹妹也不用煩惱從今已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閒耽如何寶釵笑道這纔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耽妹妹聽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爲我一個人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媽媽爲我生氣還猶可恕若只管叫妹妹爲我操心我更不是人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媽多疼妹妹反叫娘母子生氣妹妹煩惱連個畜生不如了口裡說著眼睛裡禁不住也

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吊起傷心來寶釵勉強笑道你鬧鼓了這會子又招著媽媽哭起來了薛蟠聽說忙收了淚笑道我何曾招媽媽哭來罷罷罷丟下這個別提了叫香菱來倒茶妹妹吃寶釵道我也不吃茶等媽媽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一炸去了寶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做什麼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衣服還沒穿遍了又做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著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裡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看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厦

裡外迴廊上許多的丫頭老婆站著便知賈母等都在這  
裡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躺在榻上薛姨  
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欲欠身口裡答應著好些又說只  
管驚動姨媽姐姐我當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  
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媽要  
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寶玉  
笑道也倒不想什麼吃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  
蓮蓬兒的湯還好些鳳姐一旁笑道聽聽口味不算高貴  
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個吃了賈母便一疊連聲的  
叫做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我想這模子是誰收

著呢因回頭吩咐個婆子問管廚房的去要那婆子去了  
半天來回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繳上來了鳳姐  
兒聽說又想了一想道我記得也交上來了就不記得交  
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裡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會收  
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的送來了薛姨媽先接過來瞧瞧原  
來是個小匣子裡面裝著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  
寸見方上面鑿著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  
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  
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  
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了這個也不認得這是做

什麼用的鳳姐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裡曉得這是去年偷膳他們想的個法兒不知弄些什麼麵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著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呢那一回呈樣的做了一回他今兒怎麼想起來了說著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吩咐廚房裡立刻拿幾隻鷄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碗湯來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麼鳳姐兒笑道有個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做今見寶兄弟提起來了單做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托賴著連我也嚐個兒賈母聽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著官中的錢做人

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還孝敬得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廚房裡只管好生添補着做了在我帳上領銀子婆子答應著去了寶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麼幾年留神看起來二嫂子憑他怎麼巧再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裡還巧什麼當日我像鳳哥兒這麼大年紀比他還來的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獻好兒鳳姐嘴乖怎麼怨的人疼他寶玉笑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

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不說的好寶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一樣看待若說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姐妹裡頭也只鳳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們不是我當著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裡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如寶玉頭薛姨媽聽說此笑道這話是老太太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裡和我說寶玉頭好這到不是說假話寶玉勾着賈母原爲讚林黛玉不想反讚起寶釵來到也意出望外便看著寶釵一笑寶釵早扭頭去和襲人說話去

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寶玉好生養着罷把丫頭們囑咐了一回方扶著鳳姐兒讓著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猶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叫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玉頭弄了出來偕們吃薛姨媽道老太太也會惱他的時常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多鳳姐兒笑道姑媽你到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裡也掌不住笑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著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

身旁坐下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趁寶姑娘在院子內  
你和他說煩他們的鶯兒來打上幾根綠子寶玉笑道虧  
你提起來說着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鶯兒  
來煩他打幾根綠子可得開兒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麼不  
得開兒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尚未聽真都止步問  
寶釵寶釵說明了賈母便說道好孩子你叫他來替你兄  
弟打幾根你要人使我那裡開的丫頭多着的呢你喜歡  
誰只管叫來使喚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做  
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閑著淘氣大家  
說著往前正走忽見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指鳳仙

花呢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  
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的腿酸便點頭  
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坐位那時趙姨娘推  
病只有周姨娘與那婆娘丫頭們忙著打簾子立靠背鋪  
褥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薛寶  
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與賈母李官  
裁捧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姨媳伏侍你  
在那裡坐了好說話見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上坐下了  
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放在這裡添了東西來鳳  
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們



忙往外傳了丫頭們忙都趕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不吃飯林黛玉是不消說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著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裏了一把牙筋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姨媽不用讓還聽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著應了於是鳳姐放下四雙箸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官裁等都站在地下看放箸榮鳳姐先忙著要干淨傢俬來替寶玉揀菜少頃荷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裡便命玉釧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拿不去可巧鶯兒和同喜兒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二爺正叫你去打縴子你們兩個一同去罷鶯兒答應著同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遠怪熱的怎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個道理說著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裡命他端了跟著他兩個卻空著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們兩個怎麼來的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小杌上坐了鶯

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個腳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來了卻到十分歡喜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了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鶯兒出來到外邊房裡去吃茶說話去了這裡麝月等預備了碗飭來伺候吃飯兒寶玉只是不肯吃便問玉釧兒你母親身上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他還是哭喪着臉便知他是爲金

釧兒的原故待要虚心下氣的哄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便尋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理他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也沒有憑他怎麼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端了來我嚐嚐玉釧兒道我從不會哄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是要你喂我我因爲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趕早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我只管就誤了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怠動我少不得忍了疼下去取來說著便要下床來札掙起來禁不住噯喲之聲玉釧

見見他這般忍耐不住起身說道躺下去罷那世裡造下了業這會子現世現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看得上一面說一面哧的一聲又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裡生罷見了老太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要挨罵了玉釧兒道吃罷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這樣話說着催寶玉喝了兩口湯寶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好吃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樣不好吃什麼好吃呢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嚐了一嚐寶玉笑道這可好吃玉釧兒聽說方解過他的意思來原是寶玉哄他吃

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丫頭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說傅二爺家的兩個嬷嬷來請安來見二爺寶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嬷嬷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原來都賴賈家的名聲得意賈政也著實看待與別個門生不同他那裡常遣人來走動寶玉素昔最厭勇男蠢婦的今日卻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進來其中原來有個緣故只因那寶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喚秋芳也是個閨瓊秀玉常人傳說才貌俱全雖目未親覩然遐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不

命他進來恐薄了傅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著妹子要與豪門貴族結親不肯輕意許人所以耽誤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尙未許人怎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本是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來也不和寶玉斯鬧了手裡端着湯卻只顧听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伸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

撞翻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兒到不會燙着嚇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麼了慌的了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己燙了手到不覺的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裡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寶玉听了方覺自己燙了衆人上來連忙收什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寶玉是像貌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戡氣他自己燙了手到問別人疼不疼這可不是戡子那一

紅樓夢  
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的有些獸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兒說話見了明星月亮他便不是長吁短嘆的就是咕咕噥噥的且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到了愛惜起東西來連個線頭都是好的遭塌起來那怕直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回去不在話下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攜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絲子寶玉笑向鶯兒道纔只顧說話就忘了你

煩你來不爲別的也替我打幾根絲子鶯兒道裝什麼的絲子寶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幾個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閒著也沒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裡一時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兩個罷鶯兒道什麼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寶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麼顏色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絲子纔好看或是石青的纔壓得住顏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鶯兒道松花色配桃紅寶玉道這纔姣艷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姣艷鶯兒道慈綠柳黃我是最

愛的寶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綠鶯兒道什麼花樣呢寶玉道也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寶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是攢心梅花寶玉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拿了線來窗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寶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裡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裡說起正經快吃了飯來襲人等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了頭呼喚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閑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裡打著一面答話十

六歲了寶玉道你本姓什麼鶯兒道姓黃寶玉笑道這個名字到對了果然是個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叫個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單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寶玉道寶姐姐也弄疼你了到明日寶姐姐出嫁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兒兩個呢鶯兒笑道你道不知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上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其次寶玉見鶯兒姣腔婉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那堪更提起寶釵來便問道他好處在那裡好姐姐告訴我聽鶯兒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又告訴

他去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著只聽見外頭說道怎麼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纔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到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姐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什麼顏色纔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用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太暗等我想個法兒把那金線拿來配著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纔好看寶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連聲就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

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剛纔太太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寶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來還不叫我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寶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有什麼猜疑的襲人道從來沒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個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了話內有因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再不提將菜與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

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出去了這裡寶玉正看著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頭送了兩樣菓子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了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散心太太著實記掛着呢寶玉悵道若走得了必定過來請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纜那菓子拿一半送與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寶玉忙叫快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寶釵因晚間受薛蟠委曲又記掛母兄所以早起黛

玉起得更早專想寶玉又不好進院獨立花陰之下其千思萬想一夜無眠如畫紙上

鸚哥念詩獨念哭花二句可見黛玉無日不哭無日不念哭花詩又先引西廂二句以襯哭花詩文章既前後映照而黛玉之癡情亦描寫透澈

自寶釵來至家中句至薛蟠方出去句止一段文字是補寫寶釵早起回家後情事以了結昨晚薛蟠胡鬧一節

蓮葉羹梅花絡引出三十七回海棠社菊花題

寶玉想讚黛玉賈母偏讚寶釵更見賈母久已屬意



寶釵

玉釧金鶯亦是關照金玉良緣

夾寫傅秋芳一段形容寶玉癡歇

鶯兒正要說寶釵好處却被寶釵走來冲斷藏蓄大  
有意味

鶯兒正打梅花絡寶釵忽叫打玉絡又用金線配搭

金與玉已相貼不離

黛玉線穗已經剪斷寶釵線絡從此結成

紅樓夢卷三十五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0426